

赞的成果，那种兴奋久久不能忘记。大概在1985年左右，与一个专家闲谈中，我提到在毕业实习中就使用了国产DJS130计算机，他疑惑地说：“不久前还在某个资料上看到过，是在1974年8月，我国的DJS130小型计算机才宣布研制成功，还没研制成功你们就用上了？”我当时也是有理说不清。在网络发达的今天，随便一搜就知道，早在1973年5月，主管我国计算机工业的四机部宣布成立DJS130系列机联合设计组，组长单位由清华大学担任，和另外十几个工厂、学校、研究所参加制造。DJS130是100系列的主要机型，运算

速度达到每秒100万次。原来我们毕业实习使用的是研制阶段的机器，是母校让我们先“尝鲜”使用了。知道原来如此时，我心中荡起难掩的自豪。

我曾赋诗一首，赞颂我们这个清华“兵班”：

兵班走进清华园

陆海空兵聚同窗，战备筑盾心中装，
攻读如同执军令，科技攀登持笔枪。
穿山跨海固边防，高原掘洞抗缺氧，
军营锤炼报国志，不负韶华更自强。
清华校园非营房，光荣传统仍发扬，
心中盛装强军志，献身祖国筑防墙。

指挥《黄河大合唱》的回忆

○王国裕（1982级硕，无线电）

《黄河大合唱》是清华文艺社团的保留节目，几十年来数次排演，本文回忆的是1984年那一版。清华1984版《黄河大合唱》阵容强大，水平颇高，演出场次多，先后有几十位文艺界、教育界领导和知名人士莅临观看、指导，上台祝贺并与演员互动。我记忆中至少有过三次热烈温馨的“高光时刻”，其影响在社团历史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我1977年考进当时的南京工学院，由于“文革”后高考刚恢复，清华在江苏的录取分数并不比南工、南大高。我上大学前有一点音乐基础，初学了和声和配器，能读总谱，也参加过一些群众文艺活动。进南工后我当了学生文工团首任团长兼指挥，逐步组建起一支管弦乐队，得到江苏省歌舞团马熙林指挥比较系统的训练和指

导。参加南工文工团活动使我音乐水平有了较大提升。四年本科我不仅较好地完成学业，还以优异成绩考进清华读硕士。

1982年春我到清华报到后，首先注意到雄伟的清华大礼堂，也是大屋顶，与南工大礼堂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就有了加入清华文艺社团在大礼堂演出的愿望。后又发现清华有一个独立的小楼，门口挂牌“音乐室”，这可是正规的音乐教研室，有科班出身、具有专业职称的教师，这让我仰视，不像我们在南工学生是自己玩。音乐室小楼背后，便是我们就餐的食堂，每天晚饭时，音乐室播放乐曲，吸引很多学生驻足聆听。那时还没有随身听、CD之类的电子产品，更没有手机，这种室外音响播放很受欢迎，也让学生感受到音乐室的存在。



南工乐队部分同学，右5为马熙林指挥，右3为作者王国裕

清华懂音乐的学生很多，我们无研一班就有一批同学喜爱音乐，聊音乐就像聊足球似的，谈起西洋乐曲如数家珍，我自愧不如，因为我听过的曲目不如他们多。踌躇一段时间，我怀着极大兴趣走进音乐室，无研一班有同学回忆说，我是“闯”进去的。当时没有管弦乐队，我找到合唱队的许有美老师，无人陪同无人引见，开门见山毛遂自荐当指挥。许老师正当中年，风华正茂，艺术追求一丝不苟，对学生和蔼可亲。她不计较我的冒失，而是热情欢迎的态度，当即给我一页歌谱，是一首合唱曲《振兴中华》简谱，邀我周末参加排练。在南工几年的实践，排这类作品正是我的强项，我认真备课。周末晚上，我骑车来到主楼的一个阶梯教室，开始了在清华的第一次指挥实践。我分析了歌曲的特点，提出我的处理思路和对各声部的要求，然后初步练习，进而讲重点和高潮，情绪的对比，再抠抠细节，等等。整个排练一气呵成，演唱效果也不错。许老师事后告诉我，她请了一位资深音乐人到场，就坐在下面，现场考核我的水平，可

我不知情。专家评价颇高，说这个指挥有想法，有自己的东西。我听了很高兴，感觉这位未曾谋面的老师是知音，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顺利上位，陆续排练了《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在希望的田野上》等优美的合唱曲。

20世纪80年代初清华学生社团有军乐队、弦乐队和民乐队，水平都很高，是以音乐室教师为中心自然形成的，却没有管弦乐队。我有南工组建管弦乐队的经验，就想在清华复制。正巧社团也有这样的计划，许多搞器乐的同学也有同样的愿望，弦乐管乐也经常一起排节目，来了我这样的学生指挥，就多了一层搞管弦乐队的理由。清华条件很好，几个队的乐手凑一起，阵容超过我们在南工搞了几年的规模，圆号、巴松、贝司、定音鼓等业余乐队稀缺的乐器都一应俱全。弦乐队几乎全部人马加入，军乐队主力参与，木管铜管基本搞定。有趣的是民乐队的贡献也很大，民乐队的低音部分（大提琴和贝司）直接过来，打扬琴的陈鸿波打定音鼓，多面手胡杨改拉中提琴，都成了管弦乐队的中坚力量。

我们首先排练了《军队进行曲》，我突出演奏的书卷气，以体现大学生乐队独有的风格。我和军乐队指导兼指挥周乃森老师也相处融洽，我有长笛基础，首次拜会他的时候，吹奏了一首当时正流行的长笛独奏曲《阳光灿烂照天山》，音乐好沟通，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他对管弦乐队一直很支持，每次演出，军乐与管弦乐总是一前一后的两个大节目。我就任管

弦乐队指挥不久，1983年暑假，清华文艺社团组团江苏行，校党委副书记带队，一路访问了徐州、扬州、常州、南京等地，一边排练一边演出。最后一站是南工，我们在南工大礼堂演出了一场，对我来说是回娘家的感觉。江苏行结束之前，社团召集了一次业务总结会，会上我建议搞几个大节目，我发现各队联合的大节目可以互相促进、优势叠加，气势和效果优于小节目。

暑期归来，社团决定排练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这可是一个特大型节目！这个作品有难度，排练时请了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吕嘉任指挥。这位吕嘉可了不得，是国家军乐团指挥吕蜀中的公子，从小学习音乐，后出国留学深造，指挥过国内外知名乐团，现担任国家大剧院音乐总监兼指挥。当时他还是学生，需要排练和演出机会，把清华社团活动作为指挥实践，尽心尽力。排练初期，他承担了分谱和分部练习等繁杂事务，我协助许老师，

参与了合唱队的排练。

《黄河大合唱》首演是在清华大礼堂，是1984年校庆晚会的压轴节目，由吕嘉指挥。首演顺利，有气氛，有高潮，但由于排练时间少，细节有待完善。那天聂中明、吕蜀中等多名著名指挥和音乐学院的数位专家学者来清华观摩，演出后上台与全体演员合影，这是1984版《黄河大合唱》开局的高光时刻。我也参加了那天的演出，上半场我指挥了管弦乐，《军队进行曲》独特的处理手法得到吕蜀中指挥和来宾的注意和肯定。合影时音院女老师向我挥手：“指挥，指挥，坐这儿来。”我毕竟是学生，不好意思就座中间位置，而且这个高光时刻属于吕嘉，我低调地选择了最后一排最左位置，倒也是一个特殊位置。

没有想到的是，不久，社团通知第二场《黄河大合唱》由我指挥，可能有首场专家们推荐的原因。我很兴奋，也很有压力，时间紧，几乎没有排练时间，好在合



1984年4月，《黄河大合唱》在清华大礼堂首演，全体演员与观摩的领导、专家合影。第三排左2起张绪潭、胡炳旭、罗征启、艾知生，左7李传信，左11聂中明，右3吕蜀中，右5黄圣伦。最后排左1为作者王国裕



王国裕（左）与严良堃大师一起谢幕（视频截图）

唱队和乐队我都熟悉，与大家比较默契。匆忙之中，我抓了几首合唱曲的处理，要求情绪、气势和感染力。如《黄水谣》，我让女声部以“微笑”般的叙述开始，不要一上来悲悲切切，而是那种经历了巨大悲伤反而平静向人倾诉的状态，再控诉，再高潮，这样更有深度，更打动人。这场演出在西大饭厅，我注意以稍夸张的表情和手势启发演员，论风度和规范，我不如吕嘉，但整体演出效果比第一场好，随后的演出都由我执棒。

清华1984版《黄河大合唱》第二个高光时刻是在京西宾馆的演出，是教育部一个大型会议的文艺晚会，教育部何东昌部长等领导观看了演出。前面是艺术院校的节目，清华的《黄河大合唱》压轴，这次演出已经趋于成熟，比较有震撼力。演出后，领导们上台接见全体演员，何部长与我握手，说了鼓励的话。观众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领导和教师，许多人盛赞清华学生社团演出的水平，也很羡慕，清华领导会后回校说起来美滋滋的。众多教育界人士观摩，一定会有想法，教育部后来在全国全面推动高校艺术中心建设，京西宾馆的这场晚会应该起了一点积极作用。

清华1984版《黄河大合唱》还应邀去

兄弟院校交流，第三次高光时刻是1984年5月25日，在民族文化宫礼堂与北京中学师生联谊演出。演出邀请了京城的一些文艺界名人，有《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作曲家、中国音协副主席李焕之和中央乐团指挥严良堃等。演出结束，来宾们一起登台，光未然和李焕之两位延安时期洗星海的校友深情回忆了作品诞生的过程和故事。严良堃先生是中央乐团《黄河大合唱》的指挥，他兴致勃勃亲自指挥清华合唱队又唱了一遍《保卫黄河》，还拉着我的手举起来共同向观众致意。这场演出效果最好，气氛非常热烈，掌声不断。特别让我高兴的是观众中有我父亲，他从江苏远道而来，而这天碰巧又是我的生日。

一转眼清华1984版《黄河大合唱》已经过去40多年了，清华学生的艺术感觉就是好，有幸在清华当指挥与这么多优秀的同学合作，有幸在吕嘉之后接棒《黄河大合唱》，有幸在首都舞台亮相并得到严良堃、吕蜀中等大师的指导鼓励，回想起来，是非常珍贵的人生体验，是难得的艺术享受。真希望清华1984版《黄河大合唱》剧组能够重聚，也希望再见到许老师和如今大名鼎鼎的吕嘉指挥，大家一起再次高歌“保卫黄河”！

七律·清华大学百十四年校庆感怀

○蔡建中（1974级工物）

荷影扶疏认旧庠，垂丝绛白紫荆香。
月窥玉露斋灯亮，风约青云学子忙。
厚德长涵天海碧，自强时伴汉津霜。
满园桃李枝繁茂，不息精神乐五方。